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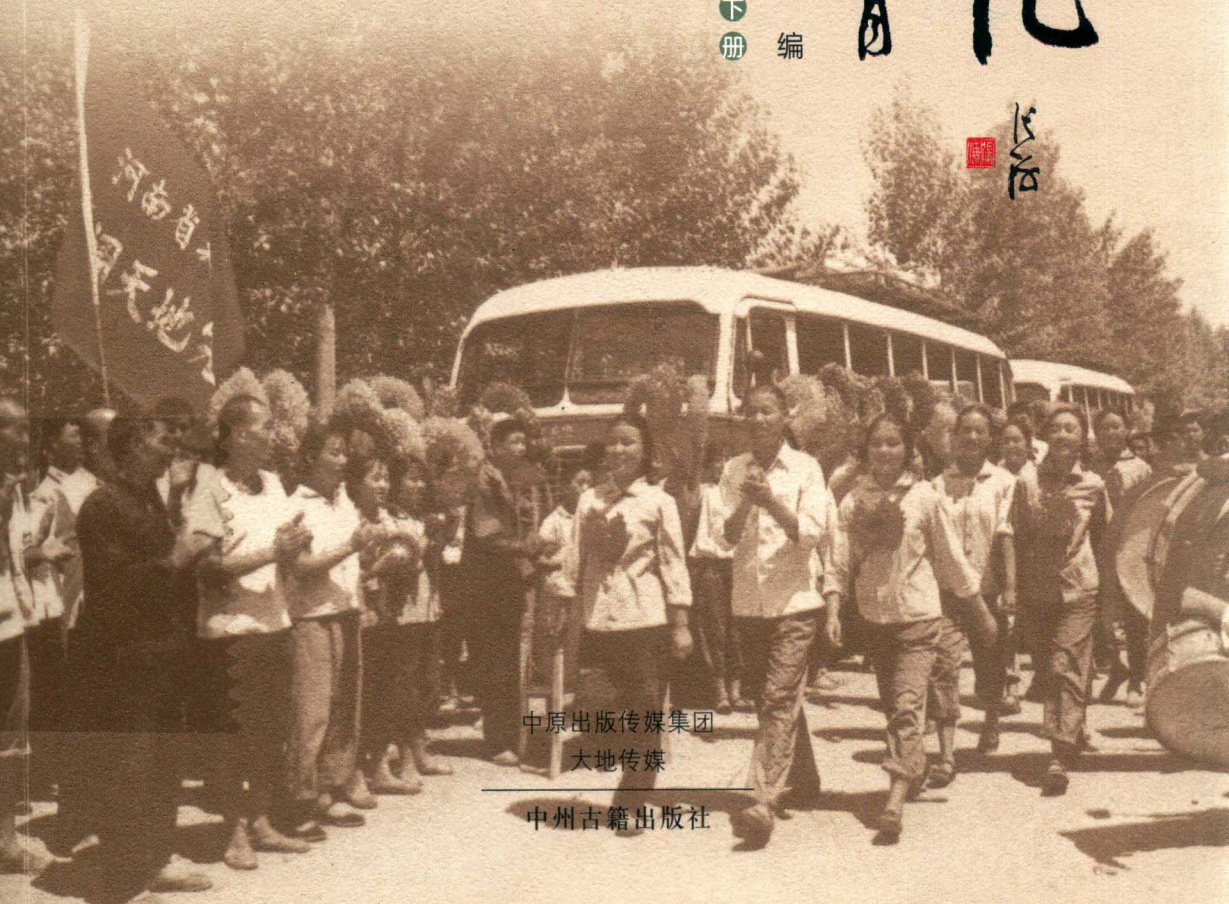
青春记忆

——我的知青岁月

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编

下册

1949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

青春紀元

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

第一卷第一期





从清华大学返乡当农民

青春记忆

——我的知青岁月

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编

下
册

张
磊



大地·媒

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记忆：我的知青岁月 / 河南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348-7118-4

I. ①青… II. ①河… III. 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史料—河南 IV. ①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4431 号

责任编辑：王小方 米 敏 梁 郁 宗增芳

吕兵伟 周 媛 谢晓敏 高 雅

责任校对：孙 波

出版发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编：450002

经销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14.5

字 数：1800 千字

印 数：1—1500 册

版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48-7118-4

定 价：290.00 元（全三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从清华大学返乡当农民

◎付青枝

1976年1月6日，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清华校园，回到了遂平县嵯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杨店大队当社员。转眼间，40年过去了，回顾往事，有许多难以忘记的回忆。

我和许多人不同的是，从小就生长在农村，因家里经济困难，没上初中就回乡务农了，下学之后照看弟弟妹妹，学着纺线织布做针线，放羊、放牛，后来学会了干农活。在劳动中，我不怕苦、不怕累，捡重担子挑，为困难户办实事，孝敬村里的老人，乡亲们都说我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爱学习，爱劳动。后选我当生产队的政治辅导员，在田间地头休息时间，我就给大家念毛主席语录，读报纸杂志以及刘胡兰、雷锋、焦裕禄等英雄人物的事迹，学习使我和村里社员都受到极大的教育。

我活学活用，把农村当成学校，把工作队领导和父老乡亲当作我的老师，把英雄人物的事迹当做人的最好教材，立志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献出自己的一切。我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干的。我这个才十几岁的女孩子，干的是村里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种田没有化肥，我就带头担挑拉土杂肥和人粪尿给农作物施肥，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和称赞。

1968年，组织上推荐我任杨店大队民兵营副营长及团支部书记，这是领导和社员对我的信任，我更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走村串户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青年民兵成立兴修水利专业队，成立铁姑娘队，把民兵工作搞得轰轰烈烈，人人争做好人好事，个个英姿飒爽，涌现出许多先进个人、神枪手和先进集体。1969年我们民兵营被评为省、区、县先进集体，选我参加了省、区、县及武汉军区表彰大会。我深知这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69年兴建魏楼水库，村里男劳力人手少，我动员女队员报名参加水库兴建。为了防洪除涝发展灌溉，要在凤凰和磨石岭两山之间建大坝、溢洪道和输水洞，我们参加了整个工程建设。我们住的是草棚，铺的麦草，点的是油灯，吃的是粗杂粮，干的



是开山、炸石、肩挑人抬的重体力劳动。我们的手磨起了血水泡，后来长出厚厚的老茧。工地的冬天很冷，我们的手脚都冻烂了，但没有一个队员叫苦。工地指挥部号召整个工地民工向我们学习。1969年冬天的一天上午，地委书记王大海、县委书记刘培成和公社书记朱宝德去工地视察，看到我们劳动磨破了衣服和鞋子，非常感动，表扬了我们的拼搏精神，鼓励我们不骄不躁，继续努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并动员驻马店城里的干部群众为我们捐衣、被、鞋子。当时城里人也不富裕，仍拿出较好的衣服和鞋子让我们穿。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支持，更加激发了我们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在水库施工中，我胆大心细，逐渐成长为远近闻名的点炮手。刚开始时，只能点燃一炮两炮，还很紧张。后来，我注意发现问题，和大伙儿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可以点燃七八炮。排除哑炮是最危险的工作，我因是铁姑娘队队长，脏活累活抢着干，每次都把这种最危险的工作安排给自己。我深知只有自己带头干了，才是无声的命令。有一次，队员王兰阁生病了，我两天两夜不休息，守在她的床前，端饭送药，细心照顾，她很快在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下恢复了健康。

在农村的劳动中，我干了自己应该干的工作。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多次让我出席省、地、县级民兵模范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给了我向其他模范代表学习补充能量的机会。

1970年夏秋季节，我正在水库工地劳动，领导通知我说，全县通过层层推荐，要我去上大学，并且是名校清华大学。要求我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大学毕业后听从国家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我激动不已，做梦也没想到也能上大学。过去家里条件差，连初中都没机会上，但心里留有上大学的渴望。如今我的梦想成真了，这是对我多大的鞭策和信任啊！但是又有些担心，怕自己文化基础差，跟不上课，给全县人民丢脸，白白浪费指标，心里很难受。于是就建议选一个文化基础好的去上大学。但领导们坚定的支持很快打消了我的顾虑，他们对我说：相信你会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完成学业，回来更好地建设新农村。

1970年10月我作为全国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走进了神圣的知识殿堂清华大学读书。我在水利系农田水利专业学习，我们班有86人，分别来自于山西、河南、陕西、山东4省的农村。当时报到后，就到三门峡工地开门办学，在工地边学习边实践，参加三门峡水库1~8号溢流坝导流排泥沙底孔施工。在施工中我和男知青们一样在水里打开原底导流排沙孔，得到了工人师傅和老师同学的称赞。后来回到学校

学习基础理论课时，由于我的文化基础差，老师们为我付出大量的心血，编写油印学习材料，在课堂上循循善诱地讲解，课后在宿舍孜孜不倦地辅导，我的学习有了进步，但和别的同学相比，还是很吃力的。

1971年的一天，副校长刘冰找到我，关心地说：“你还不到20岁，在学校多学些知识是有用的，学校为你们基础差的学员办个数理化学习班，时间是8个月，然后再跟班学专业课。”就这样我去学习了8个月。学习班结束后，由于1972年没有招农水班，我就改专业到水电站动力设备（简称“水动2”）专业学习。水动2班46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和工厂里的工人，和农水班相比文化程度要高点，但水平参差不齐，让老师上课为难。老师们不辞劳苦，因材施教，深入浅出，使我们进步很快。在一次数学考试中，我以99分的成绩荣获系年级第二名。我的进步，是师生们辅导帮助的结果。我清楚地记得陆琦老师讲课认真，课后跟踪辅导我学习，我还经常在她家吃饭，她手把手地教我用计算尺提高学习效率。清华的恩师们就像一盏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我的内心世界，教会了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本领，我们终身受益。

当年在清华的学习生活历历在目，在教室里，专注地聆听老师讲课，惜时如金，求知若渴；理论结合实际开门办学，曾参加三门峡大坝水电站设备安装、山东东明引黄闸的兴建、河南七里营农田水利规划设计、河北天津水电设备厂水电站的设计及设备的安装，编写水电站设备安装丛书。在农村，我们帮助延庆县农民收麦种秋；在石家庄部队参加军训，军人刻苦的训练精神永远记在脑海里；操场、游泳池、滑冰场都是我们锻炼身体的战场，留下我们参加比赛的身影，我们努力拼搏，不断地战胜对手又战胜自己；在食堂、在图书馆、在宿舍、在校办工厂，都留下了我们太多太多的记忆。

往事如烟，这些回忆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我感受最深的是清华三宝（即校园、校训、校友），它们一直在陪伴着我，使我进步成长。在校学习期间，老师、同学们多次推荐我参加全国先进代表会，8次见到周恩来总理，1975年是总理的邀请函让我参加了全国劳模“五一”招待会和国庆宴会。在荣誉面前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大学毕业后，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用实际行动报答各级领导培养和学校老师同学对我的关心。

1975年暑假我和往年一样没有回家，而是在学校工厂劳动。当我正在车间开C618车床加工汽车配件时，突然从广播里听到“75·8”特大暴雨引起的板桥水库

垮坝的消息：遂平县洪水灾情最严重……我立即写了申请，要求毕业回家建设家乡，很快得到学校的批准。我是第一个离开学校回乡当农民的毕业生。学校特意组织了欢送大会。1976年1月9号，我回到河南，受到省、地、县领导们的亲切接见，很多学生列队欢迎我返乡归来。我备受鼓舞。

当时农村很穷。生活用水靠到远处担水，许多人不理解地说：“上大学了，可脱离苦日子了，咋又回来了呢？”我回答说，我本来就是农民，上大学是党和人民的培养，现在家乡困难，回来是应该的。当农村建设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贡献力量。把学到的知识用在该用的地方，是对党和国家最好的报答。后来父老乡亲们都理解了我，并且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在杨店当农民整整5年时间，任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农民水利技术员，不要工资，和农民一样只记工分。1976年9月，清华大学水利系李树勤老师带领水工3、农工3的部分同学前来我们村开门办学，这对我是莫大的支持。我们一起搞水利规划、修水渠、建桥修路、科学种田、植树造林，发展小型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种苹果树增加农民收入。经过几年的努力，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社员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我还参加了下宋水库溢洪道的改建，以及魏楼、双沟、八里岗、下宋4个灌区的规划设计施工，得到县水利局领导的称赞。他们说：名牌学校毕业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在此期间，我和村里的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经常走村串户嘘寒问暖，他们同样也关心我。粉碎“四人帮”后，个别人不了解实情，把我当成了重点调查对象，在大会上点我的名字，说什么“四人帮”派来的。我当时感到非常委屈，我是为了感恩父老乡亲，不辜负国家多年的培养教育才申请回来的，现在却不被人理解。后来，地、县都派人到学校调查，校、系领导、老师和同学都如实说明我的情况，说明我不存在受“四人帮”派遣的问题。

1978年，国家出台新政策，要求去农村的大学生一定要专业对口，同时农村也包产到户，县委组织部长陈国志和其他领导建议我离开农村，发挥专业特长，更好地服务社会，我接受了建议。1980年看到了省教育局招考老师的通知，我报的是数学专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到遂平县高级中学任教，兼任高中团委书记。我以校园为家，和老师学生同吃同住，上课耐心讲解，下课跟踪辅导学习，让学生自觉学习自觉守纪律，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81年，清华大学吕孝琪老师来看我，建议我专业归口，从事水利工作。同年9月，我调到遂平县水利局设计室工作，任助理工程师。我参加负责多项水利规划设计工作，先后完成了遂平县山区水土保持规划、土

壤普查及小水电设计施工等任务。在一次规划测量中，我怀着6个月的身孕，在下宋村被狗咬伤，右腿流出鲜血，乡亲们用面粉和成面团按着伤口止血。我想：如果出了问题，这一伤可是两人呀！心里真是很难受。我赶到县城打狂犬疫苗，幸运的是，过了两个星期就全好了。1983年年初，县水利局派我到关王庙乡参加拦河坝的规划测量。我的孩子不满周岁，孩子的爸爸又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经常大口吐血，在驻马店地区医院住院。白天，我骑车往返几十公里去关王庙测量，夜晚回家照看孩子和丈夫。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到工地，还没测量，突然晕倒了。医生说，这是因为过度疲劳和缺血引起的。经过短暂的休息和调整，我很快恢复并投入工作。

1986年因国家下达“砂姜黑土区排灌技术研究”科研攻关项目试验，驻马店地区水利局调我参加该项研究。砂姜黑土的面积在河南有1800万亩，在驻马店就有近500亩。由于砂姜黑土所处地势低洼，旱、涝、渍频繁，加之僵、瘦，产量低而不稳，是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省、区两所在汝南县三门闸和板店两乡之间建测坑、测棚及8000亩的灌排试验示范田。通过小区不同规格对比试验以及辅助性的测试，对砂姜黑土的理化性质及其灌溉的关系、排涝防渍标准、排水方式及其规格布局、灌溉的增产效果及适合砂姜黑土地区的灌溉技术等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1990年曾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汝南试验站工作的几年里，我以站为家，一住就是十几天二十几天。那时孩子刚几岁，我怕影响工作，只得委托给妹妹照看。一次做土壤渗透试验，一住就是28天，先是大旱后又遇上强降水，急需及时排水除涝。当时站里准备的米、面全部用完，需要步行到城里买，土路泥泞难走，当我吃力地步行扛着米面回来时，碰上同事刘照明，他感慨地说：你比男同志都能干。我女儿上学连续几次考试只得了几分，老师问她为什么，她说她想妈妈了。我感到很内疚，但我了解懂事的女儿，于是就给她讲道理，讲我工作的意义，慢慢地孩子就理解了我，还经常陪我到试验站做试验，她知道了当农民不容易，当科技人为农业筛选高产模式更不容易。女儿常说：妈妈干的是直接创造效益的劳动。

1982年5月，我调到驻马店市水利科学研究所（驻马店市水利科技推广中心）工作，至2012年退休。先后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副所长、所长，兼任市水利学会秘书长。

我在毕业后的40年里，主要的工作时间都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和农村水利打交道，先后参加完成了国家、省、市下达的科研项目有：砂姜黑土区排灌技术、洼地治理生态农业、山丘区小流域治理、四水转化关系、洼地治理三改等20余项，获

省、市科技进步奖有13项，其中省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省科普奖2项，市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二等奖3项，发表论文20余篇。结合农业不同作物，不同区域，编写了12万字的《节水灌溉专家谈》一书，由河南农民出版社出版，得到了全国农民朋友的称赞。我本人连续多年被命名为市委市政府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被聘为市农业专业服务团副团长，2009年被评为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2011年被评为全国“五一”巾帼标兵。这些荣誉都是鼓励我前进的动力。

如今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仍然领办着驻马店市鑫桥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借这个平台，和一些已退休的老科技工作者，发挥余热。对刚招聘的年轻人、大学生进行传帮带，继续为水利事业发挥作用。

回忆我自己的成长史，学习是终身的，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开始都不为晚，只要肯学习就会有收获。我永远感谢曾经帮助我成长、帮助我工作、帮助我克服困难积极向上的人，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努力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社会作出更多的奉献。

（本文作者付青枝，河南省遂平县人，1951年生。1963年10月至1970年9月回乡务农，任大队民兵营副营长、团支部书记。1970年9月至1976年1月在清华大学水利动力专业学习，任系学生会副主席。1976年1月至1980年9月，在杨店大队务农，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下宋水库加固技术员。1980年9月至1981年9月在遂平县高级中学任教，兼任校团委书记。1981年9月至1986年5月在遂平县水利局任助理工程师，1986年5月至1987年1月在驻马店地区洪汝河管理处任助理工程师，1987年2月至10月在驻马店市水利科技推广中心、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先后任所长、党支部书记，兼任市水利学会秘书长，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工程师。2012年10月至今任驻马店市鑫桥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经理。）

广阔天地铸身心

◎白桦

悠悠往昔，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青岁月，记忆犹新。

身心铸造

1976年6月，我自驻马店市第二中学高中毕业。这年6月底的一天，驻马店地区行署办公大楼后面的机关食堂广场上热闹异常，一字排开的6辆大卡车上挂着条幅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食堂门头悬挂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革命歌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广场上挤满了人。我们身背方方正正的背包，手拎装着脸盆、茶缸、鞋子等物品的网兜，胸前别着大红花，在各单位领队的招呼下，快速登上卡车。卡车缓缓地开出机关大院，载着挥手告别恋恋不舍家人的我们，向城外驶去。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驻泌公路旁的确山县胡庙公社郑庄大队知青点。顿时，锣鼓齐鸣，欢迎的人群沸腾起来，大队支书兼大队长郑杰带领大队干部和各生产队队长等一班人马涌过来欢迎，然后将整个地区计委系统知青，按照大队部事先的分配，每个单位子弟分在一个知青组，各组跟着归属生产队队长，或坐马车或坐手扶拖拉机奔赴所在生产队。

我们计委机关的8名知青，分配到大队部所在地郑庄生产队。大家有说有笑跟着郑天宝队长，来到村庄中央的队委会。这是一座地势较高的独门独户大宅院，虽是土坯砌造，但房屋显得高大气派，宽敞明亮。郑队长说，这片房子是原大地主宅院，后来大队部使用20多年，又交给生产队改成队委会，现在你们住吧。

男知青人多安排在主宅，女知青人少安排在偏房。下午，大队郑支书、知青领队赵峰和生产队长来了解大家安顿情况并开个小会，选出组长简东山，对我们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及生活安排等事项提出几点要求。会后郑支书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系着红缨子的新镰刀，并叮嘱大家一定要磨利镰刀，不然干起活来很费劲。他还手把手地教我们磨镰刀。

正赶上收麦农忙季节，我们也没休息，安顿一下内务后，第二天一大早，便同社员一起来到金浪滚滚的麦田里。大家一个个憋足劲，挥舞着手中的镰刀，兴致勃勃地将一片片麦子割下。割麦对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从初中就开始上“三学”（学工、学农、学军）实践课，农忙时到郊区生产队支援“三夏”，帮助收麦。因此，大家你争我抢，谁也不甘落后。大个刘、简组长、苏灿和我4人还展开竞赛，当然大个刘人高马大，每次都遥遥领先，碰头见面时非要我们收工后给他买烟奖赏。男知青在前面挥镰猛干，女知青在后面拿着木杈收拢麦铺，装上手扶拖拉机或牛车运回打麦场。

一连几天下来，我们每天都是起早贪黑，个个干得汗流浹背，麦芒与汗水搅拌一起，刺得身体奇痒难受。但辛苦中也会有意外惊奇，一天上午中间休息时，女知青王敏累得一屁股坐在麦堆上，谁知被一条半米长的花蛇咬住裤角死死不放，吓得她又叫又跳，愣是踩不掉甩不开。大家围着转却不知如何下手，郑队长慌慌张张跑过来一看说：“是菜蛇没有毒，不要害怕。”他上去用脚踩住蛇尾，手抓蛇的七寸利利索索地拽下来，还兴奋地说：晚上一盘好下酒菜！乐得大家开怀大笑。

一个多月，每天如此，披星戴月，艰苦劳作，我们硬是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大家手上磨出了水泡，腿上、手指被镰刀割伤，终于闯过了来到广阔天地后的第一关。当我们看到黄灿灿的麦粒，所有的辛劳都化作欣喜的欢笑！

文体园地

我一直有个梦想，希望当个文学家。上初中以后就酷爱看书，写些散文、诗歌、评论等，经常在学校广播、黑板报上发表，班主任语文老师很欣赏我，把班级的板报交给我来办。下乡后我没有丢掉这个爱好，干活回来再累也要划拉两笔，结合着农村再教育实践感受，抽空写些通讯、消息、诗歌、散文等送给大队文书在广播上播出。

大队部办公室是邻近公路的两排平房，一条土路从正中间穿过，东山墙上有个一米见方的小黑板，平时就在上边写个通知什么的。那天在大队部开完会，我和郑支书几个人边走边说，走到山墙时我突发奇想，拉住郑支书说：“今天开会传达公

社宣传会议精神，要求各大队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基层宣传工作。这两个山墙上各弄一个大黑板报，作为我们的宣传阵地，好不好？”郑支书拍拍我肩膀：“正合我意，明天就做两个大黑板，出板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信心满满，竭尽所能在这块自留地上勤奋耕耘：及时刊登上级的方针政策；收集一些好人好事宣传表扬；从报刊上摘录一些经典文章刊发；有时写些散文、诗歌、小评论、小故事、村民笑话等发表。内容丰富多彩，版面不拘一格，彩笔花草人物点缀，大家都喜闻乐看。

一天夜晚10点多钟，简组长拿着一篇报道让我帮助修改，见我还在奋笔疾书，便说：“光靠你单打独斗，精力有限，要发动大家写稿件，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我顿时豁然开朗，高兴地说：“真谢谢你的指点！”

第二天上午，趁着各知青组长到大队部商量向地区推荐参加先进知青会代表的时机，我从全大队6个知青组每个组选两名通讯员，组成大队通讯报道组，要求他们每星期报送两篇稿件。

报道组成立后，大家积极性很高，送来的稿件不少，但合格的不多，经常修改稿件把我弄得头疼。我就琢磨着如何快速提高大家的写作水平，考虑再三，决定办写作培训班。

在大队部会议室，我定期或不定期对通讯员及热爱写作的青年社员进行培训。我还把父亲一些有关写作方面的书籍，如《写作知识》《通讯写作》《如何写消息》等拿来，结合平常写作积累的经验，编写深入浅出的教材给大家讲解。在黑板报上，我专门开辟了《习作》专栏，学员的优秀习作及时刊发，调动了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学员们争相写作投稿。我还经常把好的稿件向公社、地区的广播、报刊推荐发表。

我喜欢打篮球，高中时是班级篮球队长。但生产队没有活动场地，我便向知青领队老赵和郑支书建议：“我们平常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生活太单调，是不是建个篮球场搞个宣传队，把全大队文体娱乐活动搞起来，既能丰富业余生活，又能增强凝聚力。”他们听后很赞同，表示可将生产队南头废弃的打麦场改建成篮球场。

我们立马行动起来。郑支书带我们去生产队西头池塘边，砍了5棵大海碗粗细的柳树，安排两个木匠做篮球架，不到两天时间就把篮球架装好了。没有篮球圈，我们找来废旧架子车的轮毂，拿到公社集市加工成标准的篮球圈。一块板子两根柱子，竖着埋起来就做成一个篮球架。郑支书从学校借两个篮球送给我们，作为开业

礼品。

生产队组建了知青和青年社员参加的篮球队，全大队各知青组也相继成立了篮球队，经常组织篮球比赛。农闲时节我们篮球队拉出去，与邻近的大队知青点打比赛。地区、县里和公社举行的篮球比赛我们都积极参加，还经常获奖。

邻近一个大队有湖北武汉的知青点，以前经常同我们知青点发生矛盾，曾因为争抢一只受伤的野兔子，两个点的知青打起架来，后来各点领队出面调解才平息。自从组建篮球队后，两个点互相到对方点上比赛，融洽了双方的感情，再没有发生过矛盾。

组建文艺宣传队说着容易做着难。在文艺宣传队筹备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苏灿说：“我们现在只有一台手风琴、一把笛子、一个口琴这点乐器，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王敏吵着：“老苏能唱会说快板书，我也能跳点舞，但节目还是太单调。”简组长嚷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和白老弟还会诗朗诵和说相声呢，只是乐器太少点。”郑支书这时正从门口路过，听见争论进来问清情况说：“这事好办，我帮你们解决。”他当时就领我们到大队部仓库，在库房角落堆放有大鼓小鼓、板胡二胡、铜锣铜镲等整套戏班子的乐器，大家高兴得手舞足蹈。第二天，郑支书又把各生产队唱戏的、说书的、玩杂耍的老戏班子艺人召集来，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办好宣传队。

郑庄大队文艺宣传队顺利诞生了。我们结合当时实际，自编自演小豫剧、话剧、相声、三句半、快板书等节目，把宣传队办得红红火火，声名远扬，经常在各生产队巡回演出，别的大队也经常邀请我们去演出，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五保大娘

我们知青组大宅院的西边是个牛棚，共计有10大间，喂有5头水牛、7头大黄牛。门前是一个两亩多地的空场子，主要是生产队用来召开群众大会或搭台唱大戏的。牛棚和宅院之间住着个五保户郑大娘，据说她儿子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新中国成立前逃到台湾，她也因此经常挨批斗、受排斥，没人敢接近。刚来时，我们知青组的简东山组长要大家尽量别接近她，以免犯错误。她有时想接近知青，我们也不敢理她。有一次简组长半夜突然发烧，上吐下泻，大队医生家远不在诊所，大家虽急但束手无策。隔壁郑大娘听见急忙过来，摸摸头，看看舌，号号脉，闻闻吐的东

西，然后回去用她存放的中草药熬好汤，端过来给组长喂下，一个多小时就止住了。第二天又喝了三次汤药，组长的病就基本好了。组长从此转变了态度，不再横眉冷对五保大娘。

大家干一天活回来很累，谁都不愿意去做饭，分班轮流又经常闹矛盾，有一次两班人为做饭的事差点打架。后来还是简组长勇挑重担，干活回来带头做饭，但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我便提议让五保郑大娘来帮做饭，大家一致赞同，大队郑支书和知青赵领队也表示同意。

自从郑大娘加入我们组，每天干活回来都有饭等着我们，有人回来晚了也有饭留着。我们生产队在庄子后北边，划出20多亩地菜园子，每年种萝卜、白菜、西红柿、豆角等时令蔬菜，供全村300多口人食用。我们和贫下中农一样干活挣工分，随大伙分粮分菜吃。郑大娘为了让我们吃饱吃好，经常变着法给做饭做菜。刚来时掉的肉，慢慢又长上去了。

为改善我们的生活，郑大娘让我们买来20多只小鸡、小鸭，她来喂，此后我们经常有肉有蛋吃。秋天时我们帮郑大娘晒芝麻叶、红薯叶等储存起来备用；冬天菜少她就想办法腌咸萝卜、咸辣椒、泡白菜，做豆腐乳；夏天腌的西瓜豆酱非常有特色，先把黄豆煮熟晾干后，包在棉被里发酵，闷到发霉长出黄毛毛，然后铺在竹席上在太阳下曝晒半干后，倒进大缸里按比例搅拌入几个大西瓜瓢和盐、大茴香、花椒等调料，腌制一个多月后或做炸酱面，或炒辣椒酱夹馍，或做牛肉酱都非常好吃。

女知青爱干净，寝室收拾得还比较整洁；男寝室东西扔得乱七八糟，床铺像鸡窝一样，衣服扔得到处都是，臭袜子臭鞋让人喘不过气来。郑大娘是个干净利索人，总是在我们上工干活时，把我们的房间、床铺收拾得整整洁洁、利利索索，有时还把我们的脏衣服洗干净，晾晒干叠整齐放在床头。逢年过节，有郑大娘帮助看房子，我们也很放心回家，再也不用轮流值班。

打捞泡麻

收获的麻秆要在水里泡上一段时间，等发黑了再捞出来，把麻皮从麻秆上剥下来，再加工成麻绳才结实耐用。

我们第一次捞麻是在11月底、12月初。当时生产队的青壮年被公社抽去上山开垦大寨田去了，因为照顾我们没让去。简组长看大家没事，就向郑队长要活干，

郑队长就领着我们去池塘捞麻秆。一行9人来到庄子西头的大水塘，大家望着又黑又臭又冷的10多亩塘水，立刻都傻眼了。郑队长一连问了几个人会不会游水，大家心里发怵都说不会。简组长和大个刘却没有犹豫，自告奋勇下水捞麻，其他人在岸上配合。

简组长在大家的鼓励声中脱下衣服，被寒风一吹禁不住“嘤、嘤、嘤”地上牙撞下牙。他狠狠地甩甩膀子又蹦跳几下，用手上下搓搓身体，活动一下筋骨，皱着眉头接连喝了几大口老酒，就咬紧牙关跳进冷水里。他努力地向前游了几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用力挪开压在麻捆上的石头，然后拽起两捆麻秆立即浮出水面，把黑乎乎臭气冲天的麻捆推向岸边。我和苏灿站在水塘边接应着推过来的麻捆，把上面臭烘烘、黏糊糊的附着物在水里简单地涮一下，然后扔到岸上。队长领着几个人把麻捆抬到附近空地，一排排码开放平整。

简组长在水里不停地往返了10多趟，嘴唇冻得发紫，手脚开始发麻僵直，实在有些扛不住了，便拎着两捆麻直接上岸了。他让大个刘下去干一会儿，大个刘二话不说，甩掉棉大衣咬紧牙关，扑通一声跳进水里。组长上岸被寒风一吹，赤条条的全身立刻起满了鸡皮疙瘩，顾不上洗掉粘在身上的腐叶污泥，抓起郑队长递过来的棉大衣紧紧裹在身上，慌忙跑到火堆旁烤火。大个刘在水中往返捞了六七趟，便忍不住寒冷，迅速地登上岸跑到篝火旁，裹上棉大衣连话都说不出了。

简组长烤了一会火，喝了几口老酒，“嗨”地一声又跳进冰冷的水里……后来郑队长他们3人轮换着捞麻，一直干到中午。

下午简组长又是第一个跳进池塘。他这次学精了，根本不顾水里的臭味，尽量缩短身体露出水面的时间，这样稍微暖和些。3个人在水里轮换着捞麻，后来冻得连话都不说不利索，只能伸手比画着用肢体语言来表达和商量事情了。

大家苦干加巧干拼了3天，终于把池塘里的麻捆全部捞到岸上。简组长和大个刘胳膊关节又痛又痒，腿上膝关节肉皮绷着，紧得发亮。我赶紧跑大队卫生所叫来冯医生给他俩打了退烧针，又喂吃了消炎药，给每人盖上两床厚棉被，一会儿他俩晕晕乎乎睡着了。两个小伙子足足在床上趴了4天，每天迫不得已去上厕所都要我们搀着，一个星期后才算慢慢地缓过劲来。

井底救人

那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悄无声息的一场大雪，使村庄田野银装素裹，

山川河流分外妖娆。早晨起床后，王敏和张珂高高兴兴地拎着两个水桶，来到大门外右边不远的水井打水。石头井台上的冰溜子很滑，水井有20多米深。她俩很快就摇上来一桶水，王敏把水桶拉到井边，又把另一只桶扔进井里，慢慢摇起了轱辘。当王敏使劲往外拉水桶时，不小心脚下一滑，整个身体顺势溜进井里，和水桶一起朝井底坠落。此时轱辘把猛地反转，把站在一旁的张珂打了个跟头。她不顾一切大喊：“救命啊……救命啊……王敏掉井里啦！”

我们听到呼喊声，立刻奔跑过去，急切地冲着井下大声呼喊：“王敏，听见了吗？”井下没有丝毫回音。正在大家想办法救人时，郑队长和几个社员也急急慌慌赶过来。郑队长让我快点回去拿条粗绳子来，自己立刻脱去棉衣棉裤，仅穿秋衣秋裤，叫大个刘和三个青壮社员稳住轱辘，他双手抓住井绳，双腿夹住铁桶，慢慢滑下去。我把拿来的粗麻绳扔到井里……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摇起轱辘，费了好大劲，终于把他俩拉出井来。

郑大娘给王敏和郑队长熬了红糖姜水，他们各喝一大碗。王敏脸上被井壁擦破点皮，头上被撞起两个肿包，过几天都好了。郑队长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又吃药又打针，一个多星期后才恢复正常。

知青突击队

驻马店“75·8”洪水过后，板桥水库决堤需要重新修建堤坝，我们大队按公社要求出劳力100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劳力紧张，大队专门开会商量如何完成出工任务，我建议知青60人成立知青突击队。知青领队老赵担任突击队队长，我任副队长。知青队和青壮年社员各组成5个组。我们拉着架子车，带上铁锹、镐头、锅碗瓢勺、衣服被子等，奔赴板桥水库。

在工地上，我们每天干10多个小时，一身土一身泥，回到工棚饭都不想吃。个别知青想打退堂鼓，争着留家做饭，装病睡觉不出工。我和老赵商量在突击队各组之间开展竞赛，并做个“优胜组”流动红旗，5天评选一次，获优胜组者在获精神鼓励的同时，还有每人10个工分的奖励。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特别是社员小组为多挣工分拼命抢着干，知青组也不甘示弱，越干越有劲，工程量顺利完成。

一次我在拉一车石头上坡时，脚下一滑架子车顺坡滑下去，推车的女知青刘丽被车子撞倒，“哎哟哎哟”地叫个不停，大家见状赶紧围过去。“伤着哪了？”我忧心忡忡地问她。“哎哟，我的腿可能断了……”叫来工地赤脚医生仔细检查，没